

邑侯忠愍李公墓記

卜永昇



公諱貞佐號無欲山西安邑人明崇禎辛巳五月任
郟縣次年二月十九日流寇陷城執公屈之不從擁
出城南遇害念四日賊去土寇起邑人逃避孝子王
錫引贈古風獎其行者獨留覓公屍掩以土奔塚頭
鎮白學師董公偕士民及庠生于文道具棺以葬公
母喬氏亦殉難葬公東偏會公侄恪任山東監司以
疏請奉旨查核得其狀贈按察副使後公門人馬迪
吉知鄧州爲祠城隍廟東側私諡公曰忠愍予任茲

995
30.4.14

土仰公忠烈清明節借學博梁天民沈應台代捕王
如綸往奠之見邑紳衿父老子弟掃墓者踵相接適
內翰林學士呂公崇烈予鄉試座師公同鄉社友也
亦自都以公與母遺塚是囑嗚呼公以身殉邾邾之
民不能忘鄉之人不能忘則承乏公後者又何敢忘
哉因捐貲刻石樹諸墓永厥封識使萬世後知葬於
邾土者前有蘇公兄弟後有李氏母子文章節義并
著天壤死且不朽矣爰載奠章以侑將享嗚呼李公
爲臣死忠莫靈不泯遺塚猶豐在天星日在地華嵩

予嗣守土景仰高踪勒詞致奠神其同桐嗚呼李母
并殉賊殃子敦臣節遺教是彰有後於邾客死何傷
子景賢烈虔奠一觴敢告守土永嗣蒸嘗

人先公景賢母夫人痛思成痼疾久不平而公又不
可醫遂薨叱馭先是庚辰十二月四日土賊楊同錦
等逼邳城代捕誦三登爲內應梯城而上夜火燭大
呼聲震地守兵不戰而走城終焚殺擄掠富室大日

訪求縣學官及紳衿未死者踞城請益安撫

忠愍李先生傳

全廷舉

吾師忠愍先生李公諱貞佐字無欲山西安邑人登
明天啟丁卯鄉科年未強仕待詔公車會時須才大
臣舉所知首以公應辛巳以辟舉除郟令公有第三
人先後暴死母夫人痛思成癘疾久不平而公又不
可規避遂叱馭先是庚辰十二月四日土賊楊同錦
等通巡城代捕聶三登爲內應梯城而上夜火燭天
呼聲震地守兵不戰而走賊恣焚殺拷掠富室次日
訪求縣學官及紳衿未死者踞城請招安總鎮王紹

禹時駐防襄城聞變馳勦徵兵葉縣副鎮劉國能慨
慷誓師卽日就道紹禹攻東門國能攻西南隅三晝
夜同錦面中流矢劖幾死賊且破巡道魏公韓檄汝
州吏目顧王家來撫賊兩鎮之兵遂罷魏會以陞任
紆道寶豐去巡撫李仙鳳檄開封府同知趙察撫賊
狀趙婪賂巨萬言賊忠欸可用給都司守備告身者
三十餘人黃蓋腰金鮮衣怒馬前呵後殿者填塞縣
城口殺人如屠犬豕屍體縱橫血爲之流邑人參謀
通判李之綸密揭賊陽順陰逆據城劫殺願擒賊自

效巡撫以詰趙趙更爲飾說諷賊殺李之綸全黨以
成撫局辛巳二月七日李自成破雒陽攻汝州州守
錢祚徵禦之急攻四日城陷屠之祚徵不屈死進趨
郟同錦出郭迎且言願守郟當一面俟取汴納土自
成怒斬之責縣令邵子灼不速降遂遇害令並同錦
黨東下三登伏匿闔戶屠之夏四月公下車六月迎
母夫人就養時同錦黨武三劉定國王承選等哨聚
焦家寨公練兵嚴防寢食城頭分編梁夫分班更迭
登陴置有門單民甚便之查核土賊所遺劫掠財物

爲餉兵需數巡行近郊載酒果見耕者勞之間日一
課士官給飲饌楮墨雖羽書旁午未嘗輟期三日校
閱拔其尤者賞之謗陋如舉亦數蒙首錄且謂子在
會闈亦當大魁迄今有知己之感焉每語諸生曰四
民復業則太平之象也士爲四民首日讀書窮理學
爲聖賢則士業復士業復農工商之業何慮不復也
烈女張氏張玉華之女不受賊辱姊妹同時死公詣
墓展拜祀以羊豕孝子王錫引素微賤公式其廬禮
爲飲賓撰長歌一篇繹揆其門朔望展謁先師必先

啟聖曰天下豈有無父之子也祭祀先一日齋宿壇所不爲故事元旦冬至聖壽神衿畢集曰朝廷大禮臣子敬共苟偃息在牀棄禮長傲禍亂之萌恒必由之聽斷一準情理不徇己意或所言未合訟者往復辨析卽語涉指斥略不少忤往往爲理遜服亟於轉環焉所著有勸善略訟者不直罰熟讀背誦一庠士獻遺李自成輸郝情實立斃杖下持已教人大指以忠孝爲歸卽時勢險危安之若命無怨無懼有以權宜諷者正色斥之壬午二月十九日李賊破襄城總

督汪喬年死之賊怒剽人餉王師奄至邾圍數重一
鼓而登公知不免冠帶北向拜曰臣不能全城以報
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時母夫人在官署公因西
向拜曰兒以身許國不能終母餘年陷母至此不忠
不孝罪通於天矣舉尙待公側勸公奉母出以圖再
舉公曰城亡苟活何面目對知己耶忠孝不兩全吾
之至此命也遂被執抑公使跪公曰讀聖賢書所學
何事今日正吾效命之秋乃向爾賊屈膝求活乎賊
怒搥其目齒落血流滿地罵不絕賊斷其舌須臾倒

縛於樹懸冠帶其上首身剛十餘刀嗚呼死矣死之日二十有五母夫人亦罹難夫人偕女若婿匿民家免焉賊去王錫引率鄉人求公屍及母夫人屍具棺葬南門外乙酉縣簿喬鉢舉人張惠率諸父老躬荷土築大塚清明拜掃歲以爲常公門人馬迪吉守鄧因諸生構祠宇私謚忠愍春秋祀之後卜公令邗詢公行製文往奠勒碑以記其墓公以理學名儒負經濟之才志在匡時靖亂乃以忠孝蒙難昔人云老母在身未敢許人公以許國故上及垂白傷哉孝子之

心也然其凜凜正氣百折不回非不知委曲之可生而決不委曲以偷生此非有得於理學之深者不能崇禎時贈公按察副使廕一子而公未有子嗚呼伯道之嘆豈獨昔人哉

汝州從事翊明顧公傳

國朝
丁澎

從事顧公名王家翊明乃字也杭之錢塘人少慷慨
曉大義長於辨論以才幹著聞赴制科不就辟爲鹽
漕御史榷值御史來按部固苛察搜括諸商賈財物
進結中常侍公耻之謝病歲餘不入榷舍後考滿謁
選人得授河南汝州從事方是時秦寇李自成困巴
西由楚奔豫李岩新附復并小袁營之衆攻城殺吏
襄鄧間屠戮無居人或勸公曰君一小吏耳棄職如
芥曷不擲退告身逸去公曰奉職殉事人臣之分何

論崇卑耶竟單騎蒞受事臨汝當襄雒之衝遊盜充

斥奸人多蠱飢民爲內應公兼倖事廉知之日嚴保

甲申號令鈴柝聲相聞公短小精悍好飲酒勁鬚匝

頰頰所乘一馬傷左跗丙夜每驅此馬挾弓矢健卒

二人從掩捕鄆亭中隣賊無敢入境者賊中多畏之

號曰蹇騎從事方城王居籓邸雅器公常獵於崆峒

召公扈從晏飲極酣日未晡公醉掩虞旗而進日臣

休矣請王命宦人王問故對曰無廢從事巡警王笑

曰公狀似狙固躡蹇可喜撫軍高公名衡直指任公

濟奇其才檄令署邾城縣事公至繕城築壘備守具
悉如在汝時頃之新令李公貞佐代而公亦以秩滿
遷關尉去汝人大恐伏御史臺乞留公者數千人令
亦不能去公如左右手請攝監軍司馬許之崇禎十
三年辛巳逆闖攻汴不克連破陳睢太甯商華諸州
縣守埤抗賊者必屠之少長無或免者二月儀杞開
亳相繼潰或空城而遁一夜泊邾城下圍數重公與
令素有備率鄉勇敢死士嬰城固守賊雖號數萬城
中人無不一以當百者三日矢盡竭城陷賊蜂擁入

貞佐厲聲呼曰驅百姓死守者令耳妄殺何爲公躍

出往爭之令文吏無與悉出監軍謀宜先戮我賊熟

視公叱揮去是騎蹙馬者壯士卽褫令衣冠倒懸大

樹上貞佐大罵請訴上帝賊斷其舌磔之乃呼公公

瞑目曰吾不負死令欲生剗汝以啖餘肉語未畢又

亂下竟與知郟縣事李貞佐同日死公有子國字節

若名噪諸生工詩賦從父任被執發憤思報父仇賊

盡戮俘人將及國拷索賫蓄甚酷國給賊將有藩邗

貴金窟二蘇家則賊挾與俱去亡有欲殺國國拾墓

側石擊賊將不中怒支解之賊退汝人收李令及公屍不得至錢眉山蘇公墓下見國骸而泣曰若從事公子也公子既殉父平時常登山作詩弔二蘇當葬此安公子魂魄遂瘞公子於墓旁云國娶馬氏有遺腹男王氏苦節育子巳年七十尙繼紉國弟京標方襁褓能自立饒其家子孫勿絕

論曰流寇之爲禍酷矣所至墮名城戮豪俊以丞相賜劍專征未易驅滅况公乎公一小吏改官謁蹙以去全軀保妻子無足訕者乃抗節不顧身與城俱亡

雖謂死社稷臣蔑加焉公女爲余婦常言國刳股以療大母自秘無有知者然卒以身殉父難孝而烈哉

陳心學周卜厯傳

全廷舉

陳心學字翼正以副榜貢考知縣性淡泊不樂仕進
候選日久足跡不及長安人問其故曰疎散之才豈
政事所宜哉若加以進賢彌不堪耳且有假以資斧
殷勤勸駕者語未畢遽拂袖起日惟杜門教子壬午
二月與故內黃令周卜厯同爲李自成所執強之仕
不從死周卜厯者以庚午舉人選內黃令嘗改免絲
鍋車常夫例銀三千餘兩聲稱藉藉在任五月丁父
艱歸里喪葬盡禮服闋以母老多病不就銓曹至是

與陳心學同執李自成已殺心學更問卜厯汝將何
如卜厯曰吾以母老故在此若仕豈在此乎自成曰
何爲官內黃卜厯曰當是時父在母復無恙及親之
存借一官以娛老年今母病不愈安忍舍而之官自
成曰既不願仕爲我執縣官來貸爾死卜厯曰縣官
父母在固不忍執也况亂軍中知在何方乎自成怒
命左右推出遂並遇害

重修邳縣儒學記

順治七年

全廷舉

邑之立學舊矣其沿革具在往籍可稽也李自成之亂焚毀學舍堂齋門廡悉爲邱墟僅存一殿如魯靈光然亦頽圯不任風雨已

清興草昧天造謙讓不遑丙戌秋吾師張石只先生來令是邑朔旦展謁見故宮廟輒嘆喑低徊不能去乃捐俸鳩工次第修舉起於丁亥春迨庚寅夏先廟次堂次門次廡釐然美備矣而先生顧有所歉於衷若不欲以丹雘讓之後人者會先生以祠部召還登車去

邑人士謂先生明學育才有德於吾黨甚厚相與伐石紀厥事用垂不朽而命余小子爲之記小子何能爲役願自念執經以事先生四年于茲矣先生之始來邑纔數丁先生一擊建鼓而招之控大扶小纍纍然芟蕪不治於田疇何巷有居人腹枵然曾不能一果誰與佐土木之費者建議者曰取羨緡先生曰正賦之不給而羨緡乎吾其敢爲碩鼠也則又曰括贖緩先生曰民間爭鬪薄故耳小者逐大者笞訟之庭虛

無人矣先生安所取而興是役乃先生固嘗覽陽邱

而察者也居官不能致贏餘而取家貲以佐官非愚
則迂然非所論於先生也先生家故饒喜施予居恒
謂杞梓榲楠天下之棟材往往用諸淫昏之鬼顧以
儉吾先聖可乎故一甌一瓦一木一石悉出車購用
匠一名每日給一百用夫一名每日給錢一百其
財其力毫髮不取之民故時誦舉事歸然煥然而民
不知役也且先生文章名天下諸生樂得而師之而
憂其不下逮也先生固不然也時集諸生而課以藝
指授義例裁割濫戊子之役余小子亦遂裒然先

登爲諸生開路其雲蒸霞變歛有所會者指不可勝
屈也自今伊始其曠不拜先生之賜先生諱篤行字
視緝號石只山東章邱人順治丙戌進士凡建明倫
堂五楹戟門三東西廡十有四余故備書之以告後
來使後之爲先生者其興學育才一如先生也

重修邳縣儒學記

順治九年

張表

朝邑人

皇上幸辟雍釋奠先師當是時干戈未偃於南服武節猶馳於四境乃諸務未遑獨先文治者以爲開太平基萬世非述思聖道宣揚教化欲使俊髦接踵以光贊廟謨厥路無由也故一時大小臣工罔不祇承加意庠序焉邳學爲寇李自成毀僅遺正殿五楹啟聖祠三楹亦圯敝差異露處耳前令君張公觀學官蓊莽卽其故址建戟門三楹東西廡十四楹明倫堂五楹雖棟宇粗具而規制未稱非有所靳時誦故也淮陰卜

令君日夜拊循士民四方來歸者踵至按保甲冊歲增千餘家以故戶口盛荒蕪墾環提封百里駸駸有起色如是三年矣乃進諸生謂之曰邾成周定鼎地文獻淵藪歷代以來賢才輩出今鞠爲茂草曷以安先聖且博士諸生詎恬於弛業乎余承乏茲邑念此靡甯者三年諸生獨無意乎諸生日微君侯命固願有請乃請督撫吳公巡方王公守憲許公巡憲范公州守林公咸謂宜如諸生請令君乃爇荊煉石並割

其俸以倡茲役縉紳聞之咸佐以貲諸生亦相率輸

助

粟多寡有差於是祭告鳩工先廟次廡

次齋舍次名宦次鄉賢次儒門次奎星樓次土地祠
次尊經閣廟廡則大飾其舊榱桷者撤棟橈者易餘
皆規畫始創宏麗高廠緣以垣墉飾以丹堊煥乎炳
如矣經始迄竣工計周四月令君率師生釋菜告成
觀者如堵諸生遙請某爲記某因是嘆令君之不可
及也泮宮作而采芹之誦出學校廢而子衿之刺興
學之隆替世之治忽係焉自世以武健爲能宮墻一
席地贅疣視之矣卽間有留心興學者或銳意獵名

不顧其物力之可勝與否往往工興而謗隨之孰與
令君一意休養相時而動工出於募不徵調於夫家
財出於勸不支費于公帑而立起數百年之廢墜者
乎於以仰答右文盛典可不謂千載一時者歟且令
君之造士有日矣朔望集諸生命題課藝第其高下
飲食楮墨不憚煩費手自刪改諄復講說人人有得
師之慶宜其功成於子來而德施不朽也雖然必有
諸上臺加意於郟孜孜焉廣薪樵而興教化而後令

邠邑實諸上臺之賜也邠人士不敢忘令君又何敢
忘諸上臺哉侯清操自矢愛民禮士感人以誠凡從
前奸僞倭薄之徒望風而改行侯每日十室必有忠
信三代直道可行以吾視之無一人不可爲善在教
者之誠與僞何如耳由是觀之學之修也實侯化效
之一端也夫豈僅興作之役而已哉至其置館署修
舖舍新祠廟築重關造橋梁建站房立巡堡建集市
皆入廢莫任者若修城垣役興而民不擾尤難之難
者別有記云吳公諱景道巡撫河南都御史許公諱

文秀分守河南道范公諱承祖分巡河南道司理王
公諱本盛州守林公諱中寶舉人全廷舉李節斯並
諸生得備書侯諱永昇號澹菴安東縣人已丑進士

重修文廟記

國朝耿介

天下府州縣皆建學學必立夫子廟羣士子誦習六藝於其中朝夕仰瞻榱桷而春秋行釋奠之禮以一其途以激發其志氣使學者翕然共趨於聖人之道其事重矣然非賢而有文通達治體之君子鮮有能用心於錢穀訟獄之外以興學育才爲急者是以學校之設雖遍於天下而殿廡之就傾門垣之漸廢講堂學舍之鞠爲茂艸有習熟見之而漠然不加意者矣其苟以具文書者往往有其名而實則否張釋之

所謂徒文具而無惻隱之實蓋十或四五也學之成
毀盛衰豈不視乎其人與邾邑侯金公今之有文學
而長於政事者也以賈誼之年行文翁之化治邾數
載幹材清節百務修而四境服而尤加意於學校之
教每朔望謁廟講約之時必進諸生而訓之以禮戒
之以刑開之以義利君子小人之辨重有德繼不肖
旌別不消士氣大振周覽廟學見其歲久而將頽規
制之卑小而不稱因陋就簡非重道崇儒之意乃奮

然一敬而新之務設省工必堅必子金碧丹雘

煥然至於舊俗所謂文昌之祠亦易其朽腐而築其
周垣之圯者方且益廣學舍合其羣優其餼購書籍
立課程以長養而教誨之意駸駸乎其未已也役既
竣率兩博士與其弟子之賢者而落之乃復進諸生
而諭以古人建學明倫之意反復於佻達城闕之終
身而不齒諸生拱立聳聽至有冬月流汗如白鹿洞
者亦足以見天理之不泯而興行教化之有功於人
心大矣嗚乎正學之興不在其位則言之而人不從
吾鄉自湯司空不作斯道不絕如線余不敏與上蔡

張仲誠竊有倡導後進之志而老頽翁潛伏艸莽位
不足以動人間者或忽焉今金侯以文學政事之才
爲師帥於郊令之所行如風偃艸示以標準其誰敢
不赴余是以嘆倡率之難敬服侯興學育才之雅意
而日望其有成也積之以歲月余且見伊洛之學復
盛於今日而郊之士子必有道德名節繼其鄉先達
而起如李贊善王布政使之聲施天壤者矣則金侯
作人之澤豈不被於無窮哉張生際昌其學之齋長
也實董是役謁余嵩陽書院備述侯修葺教育之始

末而求余書其事於石余故爲之記且以致余嚮慕
之意云

郊縣重修城垣記

傅景星 登封人

郊城之建興廢迭更古志炳如不贅已明初僅存基址成化間武城王公築土城隆慶間涇陽趙公易以甌甃許伍二公更十載乃竣役蓋成功若斯之艱也此數君子者皆爲郊畫萬世利祀名宦建特祠於今二百餘年父老言其事無不歌思而感歎者頃寇李自成所過破滅憤郊不下毀其城東自便耕門至西南隅剗平殆盡所存者十之一自南而北經望嵩門迤北而東經拱辰門存者五之二北東折至迎恩門

存者十之五南接便耕門存者五之四賊去寇闖入
屠戮之餘無垣足恃民流城墟無居人矣汝二守解
公署縣篆內撫子遺外款諸賊壘甑補苴爲一時權
宜之計耳

皇清草昧天開當事者非不重念民依然時謂難舉盈故
謙讓不遑也歷七載庚寅卜公蒞任首巡城慨然嘆
曰城不治其何以衛斯民於是採薪煉石捐俸覓工
自修二百五十八丈民若不知有興築之役者邾父
老私相謂曰邾無高山大河之險脫有警其何以衛

身家有侯若此烏可坐視其獨力嘔心作無米炊以甯我婦子耶直指王公按汝過郊召士民曰此地大有起色城居民不二歲較前多千百家知視爲樂土故遜者歸而流者集也諸生以修城請卜侯議之侯並請諸上臺皆可其議乃進縉紳父老議之曰遜亡方集急在休養屋破田荒生聚爲亟興茲大役田畝不可議費里甲不可議夫黠金無術神輸未能計從何出乎衆曰非財無以成務非力何以奏功謹唯公命曰固也予知修城以利民而因以爲利者有之且

以扞民患而先患苦其民者不少也卽或名爲修築
實傳舍視之苟且補葺竣局而已夫欲爲地方計長
久而勞民傷財沽名築怨吾豈爲之哉况上臺之檄
毋煩里甲又何敢不善奉之耶乃擇正月十一日庀
材親至西北山覓工搜石建窰八座採薪煉灰五十
八萬斤并搜廢甑倡議助砌先令次尉次學博次縉
紳以爲倡首而在城居民及胥隸諸役咸爭先趨各
一二日赴工者勞以豚酒工畢糾首賞以花紅榮以
鼓樂歡呼之聲盈於道路若西關至長阜鋪凡五十

里東關至長橋舖凡三十里民亦請助侯曰爾等家
于孔道走遞公文勞於他處茲可獨逸也竟謝之去
會許州五女店有邠人避亂其地經商未歸者聞侯
是舉亦交相募助赴邠覓夫砌一百二十五丈豈權
術要結之所能致者乎計城身二千三百六十丈週
圍一千六百七十四燥四門甕城樓櫓敵臺舖舍十
六座修建一遵舊制而雄壯勝於疇昔實未嘗呵責
一人不五月而大工告竣焉舉趙許諸公十年經營
者一旦成之何其神也夫侯蒞邠百廢俱興廟而祀

聖壇而祀神橋而利涉館而待賓關而設險驛而傳
命或勑未有或修旣墜幽明咸秩制度犁然乃重以
茲役不派里甲不議金錢功成不日口碑作頌是遵
何道歟惟侯素以實心行實事郊中五尺子無不信
之且風以節廉倡以勤敏感以慈惠休養者三年而
興作者一旦故不督而自趨不戒而自奮也從此金
湯屹如緩急有賴追念往烈者必曰此卜合君所建
也不與趙許諸君子並祀郊土垂天壤而無窮哉雖
然侯持已守官兢兢以愛民奉上爲務惟賴撫按藩

司守廵道廳州諸上臺知侯可任是役而專任之故
得用底乃績則諸上臺之澤及郟城亦永久被之矣
公諱永昇字際時號澹菴江南淮安府安東人順治
己丑科進士

創立鴻宅保碑文

徐鳳鳴

郊十六保耳一彈丸地且盡付荆莽瓦礫中余方撫
綏振起之不暇而何能旁及於十六保之外也雖然
郊非無地無人人衆則土闕理有固然莫再計也畿
內五百里悉駐節禁軍其地之男若女他離南徙餐
泣風露中或僵臥道旁或薄值鬻去慘不忍見聞而
山左中州各郡縣又以迯人之令悉閉關不納此輩
不幾盡作溝壑中物乎余以甲午冬來令縣長途千
里日接神傷私念郊若有餘土當盡令此輩無恙抵

郊青青燐燐一望幾無所見而僅餘一二鳩鵲晤余於途詢其故始知爲地荒而人亡矣畿南流移亦踵至百餘戶余因慨然曰畿南有民而無地郊則有地而無民使處畿民於吾郊播遷者獲安居污萊者成綠野此兩利之術也庸何傷胥吏亦有以逆人利害之說進者余悉披其說弗聽因以策文會原籍並報府尊直指各臺俱允其請而流民始獲甯處余且捐俸給牛五十三頭糧七十五石有奇俾得盡力南畝而與縣十六保鼎峙詩曰鴻雁于飛其究安宅此之

謂也故名鴻宅保

趙氏世譜序

王 晰 邑令

文章經國之大業忠孝承家之令緒也士非此不傳
求其兩者克全而享福祚於無疆者非盛德孰能當
此乎戊戌冬余捧檄來縣入其境而見蛾眉挺秀汝
水揚清甲第連雲人文彬蔚殆不能殫述其間父老
之所傳聞釋乘之所記載者惟趙氏爲最趙氏固鄉
鄔之尹姞哉其先曾祖諱科者抱屈宋之才而屢試
不售尋以膠庠終其長子若冰以明經秉鐸臨潁一
時士風丕變浸浸乎有菁莪棫樸之遺次諱若豹懷

慨有大志不偶於時寄跡山水或里中有爭訟者爲之排難解紛饑寒者爲之解衣推食更有鬻子償逋者爲之折券而市義迄今邾之士民雖歷數十餘年猶能稱述其事而思慕其人者矣其在家庭也撫孤恤幼於猶子爲尤篤諸如諱杰士之舉明經也賢士之舉孝廉也士愷之舉恩拔也皆藉祖武相繩光茲世緒以幸其成立可不謂盛歟其間有逸而未盡傳者承歡孝順剝股療親如詢茲公諱良士者卽余年翁趙開公諱光燿韞公諱光顯之尊公也公以振振

世德養成令器戊戌之役闡公售矣闡公售而爲其
祖若父彌有光矣由是祖功宗澤發祥於家幟雲仍
之際者不書勲於綸扉紫閣之間耶行見亮工熙載
上贊

一人所謂文章經國之業忠孝承家之緒固不專爲趙氏
賀並可爲

聖天子賀得人矣余用是拜手爲序

光武廟古柏銘

國朝
陸次雲

山以劉名厥分大小高光駐師於焉征討赤符繼祚
金刀再皎邾邇南陽首蒙清掃土人戴德形模旒纛
璇室崔嵬神明縹緲圖繪雲台眾星環繞柏秀堦墀
映輝羽葆明鼎移時豺狼出爪兵燹凋殘半爲茂草
新廟匱貲莫能施巧或謀鬻柏以益締造余夢一人
翠幘碧襖肅肅桓桓竦然天表似欲有言忽焉迹杳
寤聞眾說策馬就道仰視喬柯半榮半槁太息此柏
歷年不少洵有精靈俾余預曉爲捐其值贖於垂倒

急止斧斤栽培完好在帝之右霜酣雪飽儼似名臣
錚錚矯矯人傳是事爭輸競禱堂構煥然歌台頌沼
咸柏之因厥功匪渺刻石鐫名相期永保貽我子弟
屬我父老

姑射全公傳

李模

公諱廷舉字達士別號姑射明己未進士滇臬鳳巢
公六子也生而穎異性嗜古十歲能文十二歲應童
子試補邑博士弟子旋食餼於庠學使者試輒首錄
丙子公甫弱冠卽列副薦邑侯無欲李公尤奇其文
每曰子在會闈亦當大魁後邑侯石只張公侍御欽
瞻羅公愛其才皆延爲西席至順治戊子中解元乃
三上春官不第始應揀考候選知縣生平克敦孝友
矢志慷慨持已嚴正御物和藹歸姻婭之概於千里

拯故友之難於沈獄居鄉尤注意地方如青子及丈
田抗論於臺憲貽利於民生不可殫錄其所著述有
禹貢纂註青子山辨及雜風說行於世他如銘賦傳
序諸體將盈箚焉戊戌再赴試卒於公車聞訃之時
官紳士民咸出涕贈賻以挽其歸又多公之懿行請
於學憲而祀之瞽宗雖邑中之長厚如是非公之大
德烏足以致之乎其詳載公之同門漳濱夢沙李公
所撰誌銘云

侍御趙公傳

趙光耀

趙公應元字文宗號仁齋陝西涇陽人隆慶四年知
郟縣課最擢浙江道御史按湖廣時江陵相以父喪
歸湖之南北自都御史而下悉奔走會葬而公獨乘
傳按部若罔聞知於是江陵切齒而公乞休矣掌都
察院事陳爝希江陵旨糾公託病巧避遂削籍御史
王用汲斥爝奸邪阿附排擠善類其語直侵江陵至
云臣不避斧鉞而爲是言使權臣知天下猶有不可
盡威劫之士議者謂與南臯糾奪情疏相表裏云後

江陵敗以原官召卒於京師聞之先孝廉公御史與
余同譜其甫下車卽道及宗誼然絕不少徇以私而
余先世亦自引部民分絕迹公庭後公自楚歸過郊
始大會族人出譜牒敘昭穆流連累月不忍去蓋余
族明初遷自三原三原涇陽相距才一舍族姓實散
居兩邑間嘉靖中三原上舍趙頴由稷山丞遷知寶
豐縣亦與郊縣趙爲同族云嗚呼江陵秉政薰天炙
手氣焰伊可畏夫其歸葬也巡撫陳瑞袞紆匍匐至
屈躬稱名於其侍童用是安據節旄而公巖絕孤撐

被奪歸里彼一焉也苑枯信天淵矣由今觀之趙御
史名滿天下彼巡撫都御史何如八哉君子小人之
得失可以鑒矣抑公身躋顯達不忘遠族余先世之
循分謹守不妄攀附古處高節皆可風也故詮次公
行而識其事於下方公嘉靖乙丑進士任四川華陽
令憂去服除尹邾其治績詳汝守方應選撰公祠記
祠在東門外遺趾尙存

雲麓趙公傳

邑令 繆 詵

趙公諱光耀字開公號雲麓汝州郟縣人也先世籍秦中之三原明初徙郟諱禮者爲始祖五傳至贈公諱良士代有偉人顯名於世贈公罹流寇之難夫人張太君矢節終身奉

首旌表生子三人長卽雲麓公公生而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年未舞象遊庠旋食餼爲文章原本經術下帷攻苦不少間值明季中原板蕩捨女攜弟奉母夫人居寶豐又之許奔馳荆棘豺狼中備嘗險阻至

皇清平定中原始奉母歸里色養備至暨張孺人歿公痛
父不逮養又不獲事母臯魚風木之悲數十年如一
日每念罔極淚無不涔涔下也戊子選貢甲午舉孝
廉己亥成進士丁未累次授湖廣湘潭令方下車邑
多宿逋訟獄案積公一一經理從容立辦素伉直不
肯逢迎上官尤鋤奸除惡不畏強禦潭有巨憝逞其
勢燄橫肆鄉曲結納官長莫敢撓者公始至昭以利
訖不爲動迺盡廉得其狀拘執而庭訊之爰書旣具
潭人比屋讙呼曰微公廉且勇不及此無何被反噬

落職衆皆憤憤公意氣自如會吳逆之叛民乘亂破
獄擒巨憝而鸞磔之事得解而公亦決意過歸矣歸
而絕口不談仕進治隙一區扁其亭曰一片石自署
曰安塞子陶然其中坐對一編竟日無倦每有所得
發諸吟咏則鏗鏗然戛金石流宮商戶外事一切勿
問也公生平篤於孝友厚於宗族外家貧無依者皆
衣食之重然諾好施予扶危定傾鄉黨一詞推爲長
者方其宰湘潭也厚賻以返故人程纘祖之喪率同
僚白隣邑令耿念劬寃寶豐孝廉李道光鬚年交也

後歿於官公以從女室其少子曲爲周卹皆人所難
者要之公惟內養深醇識力堅定故始能脫虎口於
亂世中能出宦海之風波終能享期頤之大壽公洵
可謂一代全人矣哉平居御家嚴肅教子姪悉有程
度令嗣長公諱瑄有聲郎署次明經諱越學生諱璣
早卒次明經諱璵積學工文監生諱環庠生諱起皆
梓杞材也諸孫曾蘭茁其芽繩繩未艾何莫非公之
積德累行蓄之者厚斯發之者遠乎余忝蒞茲土夙
仰高風又承令嗣璵之請不敢以不文辭謹掇公生

平大槩爲之傳

贊曰士貴有學有爲有守彼碌碌庸庸輩生則榮歿則已焉若公力學以爲基經濟以爲用清介以爲守壯登士版爲國爲民鋤奸扶良恪殫厥職晚年隱居樂道惟以式穀後嗣儀型鄉黨爲己責可不謂君子人乎於庠若公者可以傳矣

長橋鎮三官廟記

全軌

凡古蹟當廢壞既久之後未有不待其人而復興者也吾邑長橋鎮之東偏故有三官廟據地高敞殿宇宏麗象貌尊嚴周垣重門松柏森鬱遠近祈禱莫不奔轅自兵亂以後仍更焚毀歷年既多故址僅存父老子弟之行過其地者往往相與慨然太息而未有能釀金庀材復其舊觀者民窮而力不足又無好事者爲之倡率故也吾友梁君奇才字大用慷慨有爲之士生長於茲傷懷興廢欲合衆而新之久矣康熙

辛巳壬午間始克就其志東糾西屬懇懇做舌環鎮
之居人不下數十家人各出其所有以佐費而躬親
經營積灰甃召工匠總錢穀之出納而始終董成其
事者惟梁君自興工至訖役不數月而宏麗尊嚴視
昔有加僉以爲是舉也工大而費多非衆心協一不
能勝而非得勤敏果確如梁君者以主其事亦無以
提挈先後而落成如此之速也乃相率詣予求記其
本末以示後人且發明神之所以錫福赦罪解厄者
使鄉人觀之而知所嚴事焉予惟廟之久廢而忽興

諸父老子弟與梁君之不惜其財憚其勞頓復里中
八十年以前之勝觀鄉閭有識者皆能道之兒童傳
語將播於無窮不待余言而後可以取信也獨三官
神名鮮有知所從來者爲之記而不流於矯誣難矣
元揭文安作曲阿三官廟記循用道家之說爲宋景
濂所譏而近世崑山歸氏記汝甯之三官廟附會三
元帝君之詭異至謂聖人建天地山川之祀皆興於
人意不過如此則又幾於飾六藝以文之者惑孰甚
焉余嘗讀後漢劉焉傳而知三官之名實始於妖賊

張修張角與張魯之祖陵造作符書以惑眾使病者
自首書姓名陳說服罪之意爲三通其一上之天著
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沈之水謂之三官手書此三
官之說之所自昉也夫至尊惟天地且不足以當之
故曰至哉坤元乃順承天又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
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夫承天者之不能抗尊於所
承明矣矧水者兩間之一物及其廣厚振河海而不
洩以之敵地猶不可况於巍巍彼蒼而可以列而三
之並加之以官客乎昔聖人制南北郊祀之禮爰天

母地先後殊焉至於五嶽四瀆之祝號牲幣則惟覲
二公與諸侯故曰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又曰萬物本
乎天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曰四瀆何以視諸
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海焉能出雲雨千里
焉爲施甚大蓋其尊卑大小之等濶絕而不可以相
擬而德功之報又一歸於資始資生雲行雨施至公
無私之實理非以天地山川之神眈眈然常欲禍福
乎斯人而崇奉之也且卽以禍福言之作惡百殃福
不倖獲坤順承天罪無私赦鬼神情狀洞然不欺而

米賊邪說乃謂從其教者可祈禱而愈病道家遂因之而爲錫福赦罪解厄之妖言以禍福誑誘一世之人而塗其耳目夫意在錫福則福多濫與主於赦罪則罪皆曲貸使天下冥然不知民義之當務而惟馳心齋醮之爲事以覬其禍福之一旦可以徼倖而漏網此非先王之所必誅而不聽者乎道家又謂神兄弟三人如漢茅盈之類分主天地水之職則雖張魯之妖亦未敢誕謾至此其無稽而鄙陋亦不足置辨矣世之儒者不惟不能究極其始末邪正之所以然

以曉愚民顧乃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以益堅
無知之信尙甚矣道之不明而裊蒿妖誕之易以誣
民而惑世也往余排纂邑誌時開館於城中三官之
廟嘗著論辨此會病目經旬談者遂以爲獲罪於神
所致今復引繩墨別是非並上詆乎元明之作者亦
見其不知自量而徒以取戾矣顧念淫祀無福經有
明訓除神祠而民知爲善大儒之格言余窮老於下
旣不得如狄梁公巡撫江南之所爲以明道正俗獨
區區誦其所聞於古者以告吾鄉人冀後進之士或

有讀而興起者則亦未必無小補於明明棗常之萬
一云爾梁君性質直而好友多聞其必不逆耳於斯
言矣

重修元武廟記

全軌

靜樂國王太子事本道家之說也前明倪文毅岳爲
禮部時奏請釐祀典辨之明矣而今之北極佑聖宮
且遍乎天下自通都大邑以至於山谷之窮僻自士
大夫以及庶人金碧輝煌香火之奔走崇奉無遠邇
貴賤之異夫元武之爲真武自宋真宗始也元龜也
武蛇也北方之虛危七宿似之故因而名之曰元武
且元武之列於北方自開闢而然初不聞主之者何
神也而道家願以爲真武成功之後白日飛昇奉帝

命以鎮北方披頭跣足皂纁元旗統攝元武之位又
肖真武之象而傍列龜蛇二將以爲衛其無乃失於
附會誕妄而不足信耶人謂後世之廟祀雖不盡出
於禮經而究極其說不過歸於福善禍淫以爲勸戒
而止今以真武之能福善也而敬事之則人莫不相
勸於爲善以真武之能禍淫也而敬事之則人莫不
有所畏而不敢爲惡苟其可以勸人於善而戒人以
惡雖不盡出於禮經無害也郊之西十七里爲查子
園崇岡橫亘有廟翼然雄踞於岡之巔者爲真武亂

後歲久敝且就傾居民賈崇高素名好善於是倡衆
釀金葺而新之巍然煥然照耀巖谷又闢廟前之細
路爲孔道自岡頂而下屬平地如砥非復向之屈曲
蛇徑矣吾知城以西之人將有人廟思敬而洋洋乎
如在其上以勉於爲善而惕然有爲惡之懼者乎恐
後泯沒故勒諸石以誌之

重修黃道鎮永慶寺記

全 軌

出郊城迤邐西北行二十許里有鎮曰黃道鎮有寺
北枕崇岡東倚劉山之首日永慶中佛殿三楹巍然
特起繚以長垣前開二門後卽岡爲洞以居寺僧創
建不知何時何人嘉靖中嘗易而新之邑先達隨州
守中泉王公爲之記歷年旣久風雨兵戈寺以復壞
鎮居民黃金貴鄉耆之好義者也目覩敝陋奮然有
興復舊觀之志首倡里黨合衆力而舉不踰時頽者
立缺者完金碧丹堊照耀山谷乃相與伐石求余記

其事而金貴族諸生黃君雅淡齋實來爲之言余昔年有事外家塋赴野豬峪嘗道經是鎮初不知有永慶寺也少年時卽聞去鎮不數里有孔子廟相傳郝周漢時東西孔道實由此孔子適晉蓋駐車爲廟以故建亂離以來腐椽敗瓦無復存者卒無有好義如金貴者爲復其舊後生小子幾不能識其處焉而寺獨賴金貴之力巋然新於百餘年之後儒佛消長之際可以發君子之太息矣然余聞寺南四里之竹園

蒼谷于先生讀書之題密止堂所謂渴睡有洞者也

西望野豬峪十餘里青雲劉先生及其子三山先生
墳在焉卽余有事外家塋處也寺佛坐據山泉泉伏
流屋下出爲青龍溪門外老樹兩株干霄蔽日大可
數十圍風葉蕭瑟可聽異日倘得暇往遊其地憩繁
陰酌流水當與長老和金貴極目遠眺弔三君子之
遺跡而尙論其行已歷官道德名節之大畧庶乎後
生聞之者或可以冀其頑廉而懦立也遂書以予之
刻諸石以俟

遲園郭君墓誌銘

全軌

吾友道遠姓郭氏名毅邲學生才氣高邁試輒冠其
曹喜爲詩古文自娛永甯令佟公賦偉祥符令胡公
權寶豐令王公雍先後延致之已謝去授徒魯山漫
流村病瘧歸里踰年卒年五十六當道遠病小愈遣
騎迎余至其家時龍潭書舍新成冬日甚煖道遠杖
而出面青黃瘦甚而談鋒顧不減言笑旣洽遂至二
鼓慷慨謂余曰吾疾勢似退而暮氣垂竭無久存理
行當以志銘累兄余戲諾之不謂今之果銘吾友也

道遠恢豁有大度好施予尤篤於宗族疎屬老幼之
依以居而爲之婚葬者數人長身羨髯飲酒不三合
輒醉微醺之後抗聲論古今名節事緩急然諾之際
情辭壯激士友聞之皆心折論文喜縱橫捭闔與時
上下謂一戰可霸然訖不得志於有司易簣前數日
已不能執筆口占示子云敢望多生文字裏孤魂渺
渺去誰同石岩果有三生約願侍廬山鹿洞中其氣
機默移依歸正學之意有非他人所及知者矣吾鄉
自李自成慘殺後士氣不競可與晤言者無幾憶康

熙丁巳戊午間汝穎之名士以試事集郡城者寶豐
則王君恂伯守默及其弟爲章雲漢公載培生郊則
黃君山亭勉揚君六階泰郭君道遠毅而余亦謬爲
諸君所引是六七人者長不過壯次甫及弱率意氣
傾倒一見如舊相識酒鑪茶肆無夕不過從談藝道
古襟以諧謔夜向闌酌酎盡醉始分囊投旅舍明夕
復集畢試事乃去以爲常小人之被擄斥者數指日
笑詈而閱覽博物之君子未嘗不稱爲文字之飲一
時之盛事非羅饌羶葷者可比也俯仰三十年以來

聚散升沉死生之變有不勝其感慨者余六七人既
不復雅集如曩時而頗聞郡士之盍簪執袂者亦不
復盡如吾輩者舊日遠而後進靡所興起其不深可
嘆哉道遠始歿余與公載皆哭之以詩余有句云列
甕每煩良友饋數篇真見古人詩公載有句云龍潭
響輟幽人屐鳳嶺吟孤詩老鳴余詩雖不及公載公
載與余詩雖未必遽能傳道遠然皆稱情語也讀余
詩者可以見道遠文行之大畧讀公載之詩而桑梓
數十年人物之盛衰風俗之淳薄如別黑白則道遠

之所自立者可知矣諸孤卜於月日奉父柩歸葬祖塋之次以母氏祔致道遠病中累余之言來請銘銘曰大劉之陽山深土厚子骨可腐也名不可朽更千秋而萬歲兮孰不知吾黨之畏友

高練總傳

全軌

高凌雲邾人也有膂力負氣概少年皆憚之充鄉勇
爲土賊所得誘之降不從乃繫以鐵鑊使二賊露刃
牽之羣賊躡其後追以夜叩城西門言已脫身歸欲
入城見令上急變俟開門賊卽擁而入凌雲陽與賊
好語賊牽之稍懈時夜晦對面色不辨而城西僻路
險曲皆賊所不諳比近城二里許忽大呼我走矣縱
步如飛賊追之不及急至城西門語守陴者賊且至
乃潛避蘆荻及賊至而城已有備遂不敢近而去已

而賊復窺東城焚關民廬舍城危如累卵戍卒雲集
莫敢加一矢凌雲奮髯曰少年能從我殺賊者來應
者十餘人縋而下伏城外短垣內賊薄城凌雲出不
意手發大礮挺鎗直入羣少年隨之賊倉卒不知我
軍寡遂大敗於是郊人以凌雲義勇有謀舉於兵
部署爲邑練總時天下大亂盜賊蠡起練總兵官權
重於縣令每見令長揖而已凌雲旣任職日治軍爲
滅賊計會門官聶三登等賣城應土賊城遂破賊據
城恣行殺戮者兩月而大寇李自成西自汝州聚殺

主賊帥及縣令之汙賊黨者置僞官時凌雲以兵力不敵匿民間自成去凌雲乃帥敢死士誅聶三登等屠其家復集鄉人於城隍廟給自成所置僞遊擊楊心赤議事殺於廟之寢未幾縣令李貞佐來志在殲賊得凌雲甚信用之凌雲益自奮日夜練兵後二年自成攻襄縣聞凌雲與鄉人殺其所置官大怒而李侯復下令有言持牛酒遺賊者斬自成近在六十里

遠方多來饋獻者而鄉獨不至益憤恨襄城陷總督汪喬年死之卽移眾攻郟平其南城而入李令罵賊

不屈死明日得凌雲數以殺僞官之罪凌雲瞋目大罵乃倒縣城南大樹上寸磔之至死聲不絕當賊縛凌雲詣自成凌雲兄見之泣凌雲笑曰弟必死死亦何妨男子殺賊不降賊而死於賊手得死所矣凌雲行囚至今郟人猶稱曰高囚云

臨汝門樓記

國朝全軌

郟之南城門曰臨汝門故有樓李自成之亂燬於火
今四十三年矣天下平已久郡縣之百廢宜俱興而
頽垣敗瓦過者傷心更七八賢令卒無有奮然爲郟
城復數千百年之舊觀者豈非政未成民未和固有
所不暇於此與自辛酉之春邑侯吳南音張公來令
郟承

國家重熙累洽七八令相繼休養之後益加撫字闕三年
恩信大行公知衆可用財可給於是取邑之崇正書

院敬一閤進德修業齋諸亂餘傾圮不可枚舉一切復而新之已復登南城以眺香山之峯艸莽中得蒼谷先生石刻大書臨汝門三字蓋樓之舊榜也摩挲先賢之手蹟慨然太息遂下令鳩工庀材市磚石具畚杵規樓之高卑廣狹一仍勝國之制而重修焉不踰月而大役告畢畫棟飛甍聳然天半荆榛之墟鬱爲勝觀矣公於是置酒其中偕僚佐賓友與博士弟子員而落之顧而曰茲樓也拱劉山而作屏環汝水

以爲帶西望峩峩則二蘇之墓隱見於蒼翠萬點之

中而其東則紫雲之晴雪藍橋之春漲若遠若近可
以坐而得其彷彿於几席之內也花之晨月之夕酒
爐茶具時一造焉足以滌煩憂而生遠興非令與吾
民之所共適者乎而盛衰成敗不能不以其時當李
自成焚樓與其黨羅汝才大敗孫代州於郟城之南
長驅入關遂僭號於陝西自汝水南北岸以至於香
山皆戰場也四十年以來陰雨之夜人猶見有鬼火
者民之生斯時也幸脫鋒鏑已難矣其敢望並樓之
不燬乎及

皇清受天命王師南下四方遺孽如風掃籜向之殺戮未
盡之民始得以安其田里室廬之樂爲太平之幸人
天子之命吏亦得以乘時無事撫摩而煦養之前推後挽
既歷三紀矣而民氣復物力裕久廢之樓乃轟然特
起於車書一統之世此歐陽文忠公所謂上之功德
休養生息涵濡百年之深者也望斯樓而覽其興廢
之故雖萬世之後其能忘我

世祖章皇帝與今

皇帝制平僭亂措吾民於衽席之功哉且是樓之燬於寇

也惟其世際承平上恬下嬉宴然不復有意外之虞
是以紀綱隳廢而萬事瓦裂至於羣盜如麻鍾簣不
保當其時雖阿房未央之巨麗且淪於劫火矣而况
於此樓乎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今令與吾民復
遭遇承平文物大備而相與樂於此樓撫茲風軒雲
牖之崔巍能無感於昔之蒼烟白露而荆棘乎吾欲
爲茲樓長存不毀之計亦願後之守是土者瞿瞿蹶
蹶謹無忘四十年前城下之戰而已僉曰公之所以

宣

上恩德傳之無窮及其垂訓來者之意深乎遠矣蓋書
之於石登斯樓者將世世莊誦之蓋有天下者之炯
戒非直爲一邑之私已也公曰善於是博士弟子全
軌退而次第其語以爲記

僑賢志

劉青芝

郭毅字道遠康熙癸酉冬道遠過襄拜先子於牀下
執後進禮甚恭退而與余兄弟聚於書齋詩酒相娛
樂道遠美鬚髯長身飲酒微醺後抗論古今事掀髯
抵掌滾滾不竭聽者厭服留數日別去是時方授徒
寶豐及冬余有事其地訪道遠方徘徊無覓處忽睹
柴門一聯云家貧輕過節身老怯增年此必道遠居
停處也叩之其子果出迎道遠旋自外來信宿從假
遺山中州集以歸過郊宿全車同宅夜半車同已入

內余移鐙牀頭舒所假中州集翻閱車同忽自內出
曰君嗜學至是乎強提其冊方看李長源辛老子諸
傳急呼童更煮酒飲相與反覆吟賞雞鳴始罷自後
聞道遠攜其詩走京師落魄歸又數走名場不遇及
聞病瘡無何卒矣易簣時口占示子云敢望多生文
字裏孤魂渺渺去誰同石巖果有三生約願侍廬山
鹿洞中車同誌其墓謂道遠暮年依歸聖學之意可
想見也又爲詩以吊之師門筆硯早相隨戲賭高盤
憶棗梨列甕每煩良友餽數篇真見古人詩貧交自

昔猶如土名士從今不似錐到處空餘喙三尺絕
誰信伯牙悲先太乙哀詩曰秋月傳聞久鬱陶看花

臺畔快初遭雲龍別後頻雙鯉湖海除來已三毛絕

愛水經添象注生憎瘧鬼妬詩臺多忽先卻藝圃死

牢落晨星嘆我曹道遠產於邾其教授多在魯山實

豐以水經所記水道多與今形乖因卽目所親者

爲圖而細著其誤於水道間故太乙有涵象注云云

車同詩曰故人無事反尋事酷暑臨窗較水經亦謂風

此也

義士台三李君傳

劉青芝

古者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言察舉此里中
什伍中民所爲善惡皆以告監官而不得有所隱也
又鄉置三老凡孝順讓財救患皆匾表其門言旣知
其善惡必擇善而彰之使民咸興於善行也後世旃
閭則命之

朝廷造之有司有聽事步欄樹烏頭築雙闕規以丈尺夾
樹槐柳典愈隆而制愈侈然其爲鼓動人心維持風
教之微權則古今一而已邾城義士李君應卜乾隆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二年里耆列其事於縣以次達於巡撫都御史覆案
無異詞上聞於

朝下儀部請用故事

賜旌表今制官給直自建造五年七月落成大書曰旌表
義士李應卜之門其子縮感激

君上之所以惠綏其先者謀文獻刻金石以侈

君恩而揚先德乃乞文於太史氏劉青芝芝聞君之沒也
家不異烟而食者已六代矣門以內不問服有無咸

烏烏哭盡哀閭里間若宗人戚屬士大夫以及農氓

商賈皆來哭奠遠方之人聞之亦哀悼於是羣謀於君之子若煙歛金錢建祠以祀每值君忌日磔羊豕設戲場登堂而祭者常數百人又有垂髮戴白扶攜提燈而來者焚香奠於庭或稽顙拜於門外歸憇道旁語及君遺事有歌而誦者有泣下者歷歲以爲常及表間

命下邑令祀君於忠義祠其雲會而來者一如君初沒時嗚呼君之所以致是者豈無故哉君字台三應卜名也太學生候選州同少讀明心寶鑑一書心獨嗜之

以是爲宗而期適諸用父丕承沒應卜年纔齟齬跳
叫悲號終日不食叔丕基故遺側室一事之如母壽
百歲終姪緯早失怙恃熒熒然飲食教誨之一日病
危甚居層樓上時霖雨浹旬君已老矣日必數數登
樓省視泣語緯曰吾夜不能往慰汝然終宵未嘗成
寢也弟應會亡緝方一歲痛如割一夜鬚髮都白其
撫緝也食必呼共案出必視而行返必問在何許緝
病瘡醫針甫下淚滾滾落日吾有何方爲汝分痛緝

每出必倚門望易簣前一夕緝歸稍稽更深矣猶坐

以待及至厲聲責曰獨不念吾望爾乎君之內行醇篤如此其施於外者尤未易更僕數有典其田而遠遊者牽其孤詣君室涕泣以託君爲授室且復其田焉有喪其妻者君爲之娶再亡復娶更給田六十畝以資其生有以困故欲遠徙者與粟百石以留之其他貧不能自存者或與之金使買遷或授之田使耕或代償其債或歸贖其產又有受其貲買於外者及歸財貨都盡愧無以見君君無憾容晉人閻文煥居君肆負君債而死其幼妻攜稚子滄泣而訴曰吾夫

貧有負主翁寡婦孤兒家鄉千里奈何君太息曰往
事無復言市棺以殮歲給粟布其後子娶妻完貞陪
獲遺金守而還之又有攜金市粟者閱其金有官封
心竊疑之與粟遺之去攜封立趨入縣庭縣令坐堂
方夾訊庖吏盜金而君持封金至乃釋吏閤衙官役
六十餘輩咸謝君令以此稚重君造其廬欲舉爲鄉
飲賓而君固辭不就一時遐邇咸嘖嘖稱嘆君爲古
之尙風義者余謂君厚於其親以及於比閭族黨殆
內外行無慚者與嗚呼義根於性人之與生俱生者

也而國家顧必藉是烏頭註禳楔爲砥礪斯民之具以
厚俗而興行與然天理民彝每有所觸而易動過其
門者見夫艸莽一介之臣一行作善巍巍表厥宅里
雖頑懦不振之夫未有不悚然動容悛心而改行者
書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不其然乎縮之意欲使李
氏之子若孫歌詠

聖德於罔極而迓續先猷至於歷世久遠而不墜余故推
原

朝廷所以獎善維風之意及其先人所以邀茲殊典之

故俾刻於庭曲之碑使後世得以覽觀焉

全車同詩序

國朝 劉青芝

昔哀公問儒行孔子謂遠數之不能終其物自立身
以下十數條非物乎周官以鄉三物教萬民則六德
六行六藝固皆物也惟人之於言也亦然易曰言有
物又曰修辭立其誠凡今傭耳儼目剽竊以爲能者
皆出之以僞而其中無有也枵然而已車同博通經
術出入子史百家之書優柔饜飮蓄極而發鈞章別
句大放厥辭滄泓演迤遂與古作者並康熙丙戌車
同先太乙及余試禮部與直隸李剛主北平王崑繩

話瑯舍剛主謂車同日頃於大梁讀君詩可謂漸近自然阮亭先生香祖筆記稱車同長句瀏灑頓挫與劉勃敵也劉郎太乙太乙評其詩曰書出胸造殆古之辭必已出者余謂詩本於情而情莫深於骨肉春令在原是也車同以奔走營救叔父之難半載八千里家業蕩廢都盡而叔父卒戍遼陽其詩疾馳冀北二千里早發遼陽十四天蓋謂此耳車同歿其孫五先方七齡過余舍猶能誦其先祖詩曰桃花處處爛

成霞二月村村賣酒家南北可憐風景異遼陽春盡

未開花其篤愛骨肉纏綿之意隱然見於言外吾願
讀其詩者尤當知其人也世之論車同者謂其一生
蓄學含文乃遽蹇蹉跎以死咸爲車同情余謂不然
方年十七卽受知於督學京江公選張公公自比揚
文襄得李獻吉中歲宣城愚山施公典中州試搜其
遺卷爲之墮淚暮年新城阮亭王公聞其善詩先以
手書數百言通懇勤並遺所著書十四種古云有一
知己死可無憾而車同自少至老乃獲三巨公相賞
於牝牡驪黃之外復何憾歟今車同歿垂四十年矣

張公之孫圖東先生僉事陝汝邾其屬邑也追憶先
祖拔識車同於童稚之年謂可比擬空同而其詩篇
乃學蘊醞釀精氣結轆而成今其子孫式微遺艸散
佚殆盡謂此守土之事亦後起之責也百計搜訪斷
楮零墨不使留遺釐訂編次急授梓以永其傳蓋先
生之於車同殷然若有不勝其情者而車同又得知
已於既歿之後不尤爲人所難也哉今年五月先生
不遠數百里走使索余所作車同小傳刻之集端俾

後世讀者畧彷彿其生平而兼問序於余聊書此以

復之乾隆乙丑五月望日襄城劉青芝芳艸述

重修七賢等祠碑記

陳王綬

七賢祠者郊治崇正書院內奉祀周程張朱暨兩蘓七先生之所也予以康熙庚子二月承乏茲邑蒞任初訪求名蹟卽得其名謁廟之餘躬詣其地見夫高邱之上老樹扶疎荒榛蒼莽缺垣堆礫中破瓦三楹卽所謂七賢祠也展禮而出稍後又三楹殘破亦如之問其主則祀老蘇文公以明清兩代邑令曹熊王解陸張六公配之再後爲石屏七賢之圖贊在焉因徧讀碑碣然後書院之沿起興衰七賢合祀之由老

泉獨祀之說六令配祀之故始了了心目而不禁美
矣未善之嘆也夫七賢合祀之當否前賢已論之屢
矣茲不復辨至老泉之專祀蓋以父子不宜並祀故
特祀之夫特祀以明尊而從以六令六令雖賢當亦
有蹙然者且更有說焉邲爲汝潁名區三代以後人
物輩出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祀於社者亦復不少如
漢之臧愨侯銚忠侯唐之馬北平亦旣胥膺祀典矣
而愚菴李公蒼谷王公節義文章爲有明一代聲名
之最何以不聞專祀也愚意老泉之祔享易六令以

二公雖亦覺不倫不猶爲彼善於此乎且六令亦非
廢厥祀也卽於老蘇祠之東偏更立三楹以祀六令
額曰六公祠似亦未嘗不可歸署徘徊者久之卽欲
興重修之役願升斗微祿餬口之外實難他及時屢
於懷不能去歲辛丑撫軍楊以西陲軍需題准於陝
州太陽渡開例邑以援例准作貢監生者六十五人
除收納外發回羨餘百金有奇不便衰析相昇以爲
予壽却之不獲乃進諸生日是豈予之所可得乎無
已請以七賢祠成諸君之美可乎僉曰善爰擇士夫

之練達者五君代董其事七賢祠三楹文公祠三楹東偏建六公祠三楹神主位置卽如子初之所擬前門樓後石屏隨宜修葺用斬永久工起於六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竣於是年九月三十日蓋不數月間而七賢祠煥然改觀矣夫伊其贊者六十五生也任其事者五君也予則何與然而予樂爲之記者旣竊喜勝蹟之聿新抑亦不藏人善之意云爾

習園生壙志

李宏志

曰茲生壙作者邳縣習園趙氏而爲之志者橋水李氏二痴老人宏志也時爲乾隆丁巳四月之三日習園名璵字含采己亥觀政都察院進士湘源令雲麓公之子雲麓公好古嗜學汝上藏書家無如其多者習園生長四庫二酉中籤軸縹緗耳目曠朗成童卽有志大畜自補博士弟子洎於準貢固嘗以帖括試有司數困棘闈人或以其涉獵咎而習園不悔也擅有墨莊雖先世手澤敬重倍至而公善同人不恡乞

假余二痴之號緣於習園徇俗變痴以見不極而獲
而習園則願與予分當一甌中年邁罹末疾乃自見
尊足者存且幸因病得免紛囂闢小齋圖史羅列經
史子集更迭繙繹丹黃重沓時或吟咏作小詩歌遣
興而謙抑初不輕以示人然里有吉凶姻戚交游義
當修詞以申慶弔與夫碑版金石之文期於垂訓行
遠而必不可以兔册牛參混者舍習園固莫能他屬
也已酉庚戌間邑侯延修邑志受任詳慎虛懷周咨

表齊書唐書薛公注履疾入朝至比薨書書軍云

通本在樊川集楊明古蹟王太倉尉縣丞墓志追捕
王兵馬家劫盜郊前明無爲此官者鄉貢王同任都
督經歷以其參戎遂誤兵馬其裁定類此皆是也猶
手札在問余自對答復爲言志所取資莫先於史而
事非一手一足惟我二三蘭臭汝州屈子默菴青嶺
吳子美中郊縣聶子汝南皆嘗怪舊志之外悞滲漏
今約以各占時代分讀諸史其爲我郡邑之山川人
物遺文往事類記編集庶有裨於將來桑梓文獻冀
在吾徒習園暨諸子莫不首肯然至今未踐所約於

心耿耿歲初夏余至郝習園相見語余曰五十非天
余行年六十且已倣古作生壙矣子爲我志之生必
有死事無可諱志我志此意而已非我所有勿言也
嗟夫死生今古之常彼夫忌諱絜絜而齒頰不形謂
是貪生畏死之人情與然貪者幾見其常存畏者幾
見其幸免也達哉習園生平之服儒書了然於死生
之際生壙特其末見耳近代名賢有如華陽劉忠宣
甯陵呂新吾皆作生壙而後世之願爲執鞭以其生
壙耶以其人耶劉呂顯達習園布衣問人不問官陳

郭母張節婦阡表

李宏志

寶豐
拔貢

邠城旌節崇祀郭母張孺人增廣生員諱復儀之配也佳城旣閔賢郎大田榮荷

節命怵愴慈闈敬以旌表

綸音選匠伐石揭於墓上復介含采趙君屬予櫟括勇菴汝湄王趙兩戶部排纘事狀洎文學講于汝南所作志銘而附泐碑陰含采爲予妻黨其內子身孺人兒弟也姻戚相連故不鄙而謬託重焉憶余弱冠壻於趙到今五十年歲時往來孺人之始稱未亡以迄蓋

棺志狀所云霜嚴冰淨拮据卒瘞養姑訓子婦孝母
慈皆予素悉無溢辭至於奸徒覬覦以死力爭事更
爲予目擊是時郊人缺攝事爲予邑江甯李侯豐人
士以公事過縣額陳而予亦隨衆後投牒日適當堂
訊予邑之縉紳子矜耆老農疇凡數百人竦聽聽脫
無不切齒狂且而爲孺人太息且以歎李侯之擢也
暴扶節義培風激俗知有令長職業嗟夫髡髻我儀
矢死靡他波濤砥柱疾風勁草計孺人數十年中無
非茹荼集蓼之時而此其尤者也嗚呼可以爲之

流涕矣惟

聖朝建祀褒節之典逾於前代孺人闕樹宅里祀秩春秋
芳躅屢舉照耀汗青天地無極矣而抑有進焉者孺
人性開明而達大體

先皇帝覃恩旌嘉節孝郡縣以孺人應

詔而孺人慝然跼蹐謂從一婦道非以徇名而大田之充
弟子員戒之勿以一矜自滿此其教誨貽謀何非德
言義方是則孺人之所以庀爾後嗣固有不徒以其
貞心峻節者昔孟母斷杼卜隣三遷教子古今人何

遽不相及也孺人歲貢生諱際昌女年十八于歸二十九而寡迨癸巳

欽旌守志三十一年年五十九又八年而沒是爲康熙辛丑卒年六十有七子男一卽大田孫二長內辰 恩科舉人瑋次瑄葬以卒之明年墓在城西北五里鳳山

司訓聶公傳

趙 瑗

公姓聶氏諱信字中孚世邾人祖穗父民戴生四子
公其季也公生而英敏性嗜學年二十九庠二十八
食餼丁明季之亂轉徙河潼間適豫王南下召至幕
府與語奇之以陝虢密邇函關西門鎖鑰非其人不可
守也檄公知陝州事公固辭不獲迺就州同知時
干戈甫定流離相屬子女無依者悉爲訪其家歸之
遠近感悅未幾棄官歸里久之以歲貢授閩鄉學訓
導愛士憐貧談經課藝聲譽不倦周急恤患不可指

數攝縣篆持廉守正一革代庖陋習有擢重典密昇
數百金求緩其獄者公艷然曰若亦知却暮夜金關
西夫子乎而欲以阿堵汚我冷署耶卒執法旋引年
告致優游終里今數十年遇闕之士大夫猶津津稱
頌不衰云

論曰公余父執也與先君湘潭公少同學爲道義交
德業相勸有無相通改革際各歷艱辛先後登仕籍
音問無疎及並遂初衣歲時伏臘詩酒往還者尙廿
有餘年余於坐隅猶幸親老成矩矱迄於今汝穎去

然而前輩風流不可復睹矣噫

于節母傳

邑令 繆 詵

余來中州所至輒訪求守義矢節之行亟爲敬慕而稱述而其間獨以苦節著者莫如于母周太孺人爲最孺人郝邑周茂徵之女孺童子澤之妻也生而端凝不苟言笑婉婉順從曲得親心母劉氏欲出所蓄以厚奩資孺人念兩弟未婚固辭不取其篤於孝友如此年十九于歸起居甘旨孝事翁姑味且雞鳴克相夫子越六年育子萬春甫二齡而夫嬰疾不起旣而念曰吾聞古人云死易立孤難未亡人一死以從

夫地下固所願脫此兩歲孤不得長養以生何以免
吾夫地下脫此兩歲孤長養以生夫不克邀在天之
靈讀書成立以有他日又何以見吾夫地下乃用收
淚強起保挹攜持益謹始識之無卽委於學家貧不
能具束修羊常自教兒而萬春亦刻心自樹朝夕不
怠自童子科登諸生試輒冠其曹每踏省門不見善
孺人不以介懷但屬其子績學好修慎擇所與交益
日進於賢人君子之行于是知節誨海女中聖賢母
也當母抱兩歲孤時舅姑無恙孝養益恭無何相繼

卽世拮据義事盡哀盡禮家益貧至無一瓦之覆一
櫛之梳流離困苦挈其子依外王母以居力女紅謀
衣食機杼輒輒無晷夜寒暑每風晨月夕機聲與書
聲相聞聞者莫不起敬焉迨萬春舌耕於外家用稍
饒孺人猶繼續無倦跪請節勞曰吾自樂此不爲疲
也今孺人年且七十三矣回念一生其遭際甚艱其
守身甚謹其立志甚堅方困阨時不知者或諷之曰
母何自苦孺人正色拒之勿爲動茹荼集蓼甘之如
飴夫豈有所爲而爲之哉雍正二年前撫田公上之

朝

世宗憲皇帝矜歎下所在有司表厥宅里烏頭棹楔可謂榮
矣孺人顧感然曰未亡人矢志冰蘖其分也奚足道
乃以是邀寵於

天家耶於戲惟其不邀名而名乃與天壤長存也已乙卯

秋余忝署邑篆觀風得于生卷而器之嗣於童子試

中又得名升者文亦英英露爽喜謂于氏有賢子復

有文孫天之報施孺人不爽矣歲之初春余方罷職

于生以母氏未有傳鄭重誣諉余欽孺人之節又嘉

丁生孝思之篤也乃不敢以不文辭而著其大者爲
之傳以備修國史者採擇焉

論曰易有之苦節不可貞蓋苦節與甘節迥殊矣孺
人履約茹澹極人世所不堪而竭力事親專意課子
始終不貳其志子身勿辭其瘁豈不難哉且其垂訓
以善養不以祿養俾其子克自樹立不苟同流俗以
詒厥孫謀抑何與和靖先生之母後先一轍也如孺
人者可以傳矣

劉母馬烈婦家傳

鞠遜行

邠縣劉臨渠公之繼配馬夫人烈死流賊之變逾百年垂裕四世其元孫斯和號雪峰者乃由己未進士選庶常未幾以薦直隸州牧授晉之遼州尋移沂州丁內艱服闋於壬申冬移陝之秦州三仕爲牧皆本仁心樹循績而與余同出今倉場總督雙公之門其補秦州余適授徒客蘭州明年十二月余去蘭州訪雪峰旣留度歲一日雪峰泣請於余曰先高王母之賢行以經亂破家無狀誌表以載其詳謹聞先高王

父有隱德先高王母敬順無少違而其大節則遇流賊之變能視彊死如歸也吾家世居邾之古村當明末季號素封繞屋多喬木雜樹有緣而竊其枝者先高王父恐其墮傷肢體戒勿問又畦其舍南沃土種菜蔬往來買菜者多不之市而拔畦中菜以歸有問者曰劉臨渠家菜常與桑梓間共之凡此仁厚之行固天性使然抑先高王母之助爲多而其不爲之變也賊旣縱掠邾村落遂入古村掠吾家時先高王父已棄世先曾王父前以事赴禹州賊因執臧獲索

財物臧獲曰財物俱掌於主母先高王母於屏後聞其語以令賊見爲辱急趨回後院投井死賊入知之恚甚連扛巨石下井中燃火燬廬以去旣數日先曾王父自禹歸途中間變仆地幾死里人救甦抵家乃入井起石昇尸出倉卒間以藁厝於井旁而遽走避賊於他所又曰吾於先高王母不第不能詳其賢行也卽其生死之辰與其父名母氏亦緣喪亂無所稽故莫獲備具事實請表於

朝廷子若吾哀謂宜如何戚於心幸子以古文業其家

得子言以彰之是先高王母雖未褒於

朝猶得傳於世亦可解其遺嗣無涯之戚也余謂事隔
百年後人追述傳聞欲發先世之幽光其孝思有可
哀者况雪峰與余爲同門友又馬夫人之義烈爭光
日月克昌其後於無替乎用次其請言爲傳以補國
史之缺遺云

李氏雙節錄序

張正瑗

國家恒以禮義風厲人心凡各省督撫廉其所部有忠
孝節義名實副者歲終彙達

朝廷飭知有司建坊旌揚於以褒生而興來甚盛典也自
勞利風行直道爲梗旌者不必節而節者不必旌又
其甚者至以幽閨白髮茹荼含苦之危節反資滯門
妖冶葢醜匿汙之偽號意亦悖矣若李氏兩母之雙
節其真可謂名實無愧者矣雙節者龍山義士台三
公之仲嫂季娣也先是台三公以義行聞鄉國間歲

庚申奉

旨表廬旌義錄成余嘗爲之序其簡端矣今歲夏五坤一
年臺復千里走价具書幣求余作雙節錄序余讀其
錄考其事而竊嘆李氏之多賢也按兩母皆名家女
子于歸後恪執婦道類能莊事其夫無何相繼稱未
亡人同心勵節矢九死而不同合志守貞共一室以
相勗承先啟後永操凜然此固言三公曲全之力而
兩母之清風勁節始終不渝亦實有不可磨滅者用

是名著青閨行達丹陛上簪

朝廷旌揚之典而下符

國家風厲之思其又何愧焉况乎台三公之義爭乎日
月之光而兩母之節高乎雲霄之表內外媿美後先
輝映士有同好人無間言可不謂榮乎余既嘆李氏
之多賢人又以見其直道之不泯於人心也故復爲
之序如此

梁母鄭孺人旌節序

劉斯和

婦人以節顯婦人之不幸也而史多艷稱之蓋處艱難險阻而不渝其操在巾幗爲尤難誰奉高堂婦代

子焉誰教穉子母兼師焉舉鬢眉男子所未能爲

而愉快者乃以女子撐拄其間茹荼飲蘗艱苦萬狀

卒之老獲所養少獲所長女媧氏煉石補天手也有

司上其行用能賁之絲綸紀之彤管蓋將以正人心

而厚風俗其所關非淺鮮也吾邑梁氏爲龍山望族

世有隱德余以姻戚之末歲時往來得以悉其一門

孝謹有萬石君風而更稔鄭孺人之內則有足以光
日月而扶綱常者歲辛酉督學使者額其門曰完節
全祧同里親誼擬製錦帳登堂稱慶因丐序於余予
備員史館有顯微闡幽之責况以素附驥尾久欽淑
範詎敢以不文辭孺人系出名門姆教素嫻迨賦于
歸後箴管繁袤芼羹滫瀡自持家以供賓客悉中禮
法無何夫子早世共姜有志豈期伯道無兒爾時翁
姑痛孝婦之深乃以次孫嗣孺人撫之如已出爲庭
師家塾歸則燈下課讀焚膏績縷卒之夜分以爲常

由是業日益進遂以弱冠蜚聲庠序行且翔步雲衢
扶搖直上矣當鸞鏡之初分也翁姑將週花甲祖姑
且及耄耋迄今數十年來陵谷滄桑之域生事葬祭
之儀娣姒之相接婚嫁之相仍卽烈丈夫處此或猶
以爲難孺人以身周旋其間事上待下教子歛賓無
纖毫罅漏以爲孺人之得於天者厚矣而豈知盤匱
盥漱丸熊畫荻雜佩以伸歛洽者祇以補所天之憾
而艱苦備嘗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哉方今
聖天子恩褒節孝直省以節孝上請者槩

賜內帑獎美備至孺人之行實行將達之

楓宸傳之史冊矣此固嗣君之責而亦梓里諸君子之所宜共成其美者也是爲序

原书缺页

辭進乞先生一言以誌三十年冰霜之苦庶可以昭
茲來許乎嘻余烏敢當第余與文理先生爲垂髫交
蓋兄弟不啻焉而孺人之堅心苦節又余所稔知者
方今

聖天子崇節孝闡幽德遐邇沾恩余承乏郢中歷兩縣長
奉此意爲兢兢矧屬在桑梓葢屬葭莩而反不能措
一詞以分榮豈不貽吾黨羞於是不揣謏陋實言之
以誌壺德焉孺人龍門淑媛幼嫻內則其歸我文理

先生也年甫十八歲時姑已歿而衰瘵之身一堂兼

以繼姑多病孺人事之維謹飲食必手調以進藥餌
更親嘗其藥幸歸未三月而內外稱賢婦無間言焉
先生名重藝林爲汝南佳士春秋方富銳志進取雪
窟螢几孺人必以紆績伴之雞鳴戒旦綽有古賢夫
婦風乃睢鳩偕鳴未及七載而黃鵠興歌矣孺人念
上有七旬之繼姑下有四齡之孤子義不忍殉乃堅
矢靡他志仰事則以婦而代子俯育則以母而兼師
及兒就傅督課益嚴晝荻爲訓而秉哲名乃成蓋飽
歷冰霜已三十餘年矣夫茹荼如飴孺人之所以成

夫志也而植茲食報造物之所以酌壺德也春秋繁
露有云自行可久之道其壽酌於久久之情各酌其
生平之所行故曰壽者酌也今孺人以一心之貞爲
兩間留正氣爲萬世峙綱常境彌苦志彌堅要亦祇
行其心之所安豈以此希上帝之眷而今齊魯在桑
里名達

歐陽修

帝闕是皆素以無替之祐酌不二之德一片冰心自足壽
千秋之女史人世之甲子不足較矣抑亦甯維是嗣
君秉哲學純行粹爲汝南冠冕而膝下蘭孫亭亭玉

立堪比謝鳳燕桂他日者塘塲扶搖而上青雲馳驅

皇路

紫詰疊錫觀奕葉之榮必咸溯茶蘗之瘳又豈但今日之
堂構顯承綵袖迭舞爲足以醉穉人三十年冰霜之
苦哉余抵節後萱堂年老不忍離膝下已具呈以終
養上告倘蒙

俞允將偕我宗翁隨諸君子後登堂拜祝觀霓裳之舞引
南山之觥其分榮又當何如也

劉節母傳

潘思光

予捧檄來豫承乏歷三縣所至必以發幽德表節孝
爲首務節孝之旌自予者十三年中指不勝屈而純
孝苦節爲往古迄今所不易得者則惟劉母張孺人
爲最孺人歲貢張際泰之女太學生劉格之母也少
嫻內則克明大義年十八歸孺童養慎爾時舅姑旣
老而祖姑猶在堂孺人佐姑以事祖飲食起居絲毫
必周且家素貧紡織共飪十指皴裂孺人甘之未嘗
須臾有懈怠養慎有大志好讀書螢牕雪案孺人必

伴以紆績雞鳴昧且綽有古賢夫婦風乃結禱甫八
歲而夫君棄世遺子格甫四齡孺人義不忍殉乃堅
矢柏舟志抱呱呱之幼子奉皤皤之雙親甘旨無缺
孝養益純無何祖姑與舅姑相繼與繼卽廿五握襄事盡
哀盡禮其茹荼集蓼之狀卽里閭且有感嘆泣下者
迨兒稍長督課益嚴晨昏燈火晝荻爲訓而子格名
乃成卽至室家昌熾諸孫林立而督課之嚴操作之
勤猶如往時勸之少休嘆曰惟懷與安實敗名季文
子之母樂羊子之妻何人哉嘻孺人賢矣哉夫古來

之才人學士隆名標宇宙者何可勝窮而造物所養
每在節孝之庸行當其驟失所天母寡子單艱苦萬
狀幾不能自存而卒之苦節褻自

朝廷厚德昌及嗣服子孫顯揚元曾蕃衍論門第者爭
誇其得天之厚而不知是皆孺人之苦節所培植淚
眼所望成者吁嗟乎念身後之榮又何能忘生前之
瘁也余旣上其事於憲而其子若孫復懇請立傳余
因撮其大略而傳之如此然余尤願聞其風者相與
敦名節時綱常俾風俗日進於古庶無負

朝廷褒苦節之意亦予發幽德之意也贊曰質本弱嘉
性成貞介結褵未久忽驚寡鵠之悲舉案無從永抱
離鸞之痛遂茹荼而守志曾截髫以明心奉老姑以
終身婦兮代子撫孤雛而成立母也兼師六十一歲
之完人三十七年之奇節

論音來

丹闕千秋綽楔方新勁節傳藝林百代楷模弗墜磨茲
曠典甯有愧哉湖厥芳型可以風矣

李母王孺人建坊序

王聿修

天地氤氲之氣化生萬物而人爲至貴人之中以臣事君以子事父以婦事夫有能自少至老堅其志勵其守成其事功完其名節上光祖禰下貽子孫芳踪著於里閭令聞達於

彤廷足以勒金石而樹坊表不致與荒煙蔓草而俱泯此又至貴中之尤貴者也以此稱賀良有繇已茲者龍山李母王孺人廩膳生敬修之女增廣生完之姊也毓德名門夙嫻姆教適同邑李君聲烜恪盡嬪職孝

於翁姑和於娣姒篤於戚族睦於閭鄰本期相夫成
名百年偕老與冀缺樂羊後先媲美不謂年未二十
而所天遽隕玉鏡分離青鸞失偶對孤燈而弔影瞻
遺履而傷心欲拚一死以從九原又念嗣子未立承
祧無人一女尙在襁褓靡所依託因此抑情誓志苦
度朝夕五十年內艱阻備嘗女適梁氏能執婦道不
幸早卒嗣子坤今已成立列名上庠克振基業幼孫
玉書岐嶷俊偉可耀門閭此皆太君自十九以至七
十能堅其志勵其守成其事功完其名節舉他人之

為臣為子所未易全者而太君獨能以孀閨一身全之繇是舉於學校詳於上臺咨於大部奉

旨建坊以表節孝一時遠邇諸君子製幘往賀丐文於余

余謂人生在世為臣宜忠為子宜孝為嬪宜貞此三綱之要務也太君能明大義膺榮名享碩壽上光祖禰下貽子孫勒金石而樹坊表不致與荒煙蔓草而俱泯使天下後世之為臣為子與為婦者聞太君之風而興起焉其有裨於名教也豈淺渺哉爰以是為

序

恒園趙公傳

秦 略

趙徵士名咨謀字使平別號恒園邑州司馬石溪公
長子鄉先達平山先生之甥也少失怙事繼母曲盡
誠謹撫季弟友愛教養御史尹大中丞觀瀾兩河察
其賢額於堂曰名高河右徵士敦行力學一本平山
而尤工於書由諸生例入成均治行清介其持已推
而不戾於正其處世也而不過乎物邑縉紳先生仰
爲儀表我

皇上御極之元年時天下各府郡縣舉孝廉方正鄉校稱薦

徵士與焉膺六品服以俟

召用徵士少篤至行長勵後學闢恒園於南甸延邑諸
生講學其中推本孝弟忠信士習爲之不變蒞茲土
者咸嘉納之安溪潘涵亭夫子來令郊甫下車購書
谷王公平山全公文集得自徵士家且與兩先生禮
屬姻戚知徵士爲郊名族學有淵源能淑慎其行禮

慕醇品歲循故例舉行鄉飲酒禮敦請徵士爲大賓
焉其他撫孤表節活亡賑乏諸義舉暨年壽後裔悉

載誌銘謹述其節者紀於篇

文學李先生墓表

劉斯和

明辛巳流寇攻邳城陷一時以節著者職官則邑令
李公貞佐邑人則練總高公凌雲是二公者義重綱
常名垂史冊與日月爭光可也夫自古忠臣義士臨
難捐軀其心以爲不得不然若計及於身後榮名謂
某也以殉節而致隆譽某也以苟免而被物議則信
道不篤好名之念必不敵其貪生之心未有舍生取
義殺身以成仁者也然而千百載後國史傳之祠廟
祀之其桑梓之地愚夫愚婦皆津津樂道之於以見

天命民彝無一息或泯於人心而頑廉懦立植名教而振風俗豈容以湮鬱弗彰乎乃吾於吾邑前明殉難李公而不禁感慨係之公諱起潛字抒蘊邑東古梨園村人也爲邑諸生少讀書明大義有不可則義形於色時流寇抵邳焰方張慕公端人欲招致之公拒之甚嚴公旣忤賊意知不免屢欲自縊顧以母夫

人春秋高不忍訣

可賊至邳強公行公正色相拒

曰若輩欲我附吾豈從逆者耶賊不聽迫脅之羣擁

馬上且東行公罵不絕口賊知其志不可奪遂刃之

公從容就義至死不屈今邨之東偏相傳公遇害處也嗚乎公之節亦偉矣哉余距公居僅十里且與公家爲姻親世好乃於公之大節前此竟未得聞徒以未與守城故邑乘不載後來靡所考據至今百有餘年公會孫萬涵呈請入志始以其事之顛末爲余言并懼其久而失傳也丐余一言以表慕側仁人孝子之用心深而且長良足羨矣余懼夫言之不文不足以行遠而生平喜談節義况於公爲鄉邦後進不容緘默萬涵又爲余言公懿行難以縷述但家乘散軼

不敢磨也嗚乎公之懿行應不止是而卽此一節已足以垂史冊而光日月矣獨念百餘年來邑乘屢修而公之節不傳邑人之所知者李公貞佐高公凌雲也余之所知者亦止此二公若非公有象賢之哲嗣而奇行偉節竟埋沒於冷露荒煙過其墟者亦不知墓中人生平何似也此余所爲表公之墓而不禁感慨係之者也

坦園劉公傳

陳浩

公諱斯和字有萬別號坦園先世自山右遷郊曾祖
諱維漢祖諱玠庠生

誥贈奉政大夫父諱曰滋庠生累

誥贈中憲大夫公生而穎異博覽羣書文辭奇瑰而尤究
心當世之務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己酉貢入成均中
順天副車戊午舉本省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入翰林
公在京師不妄交游與襄城萬君西田鍵戶讀書所

居繩牀焚爐意泊如也會奉

旨令大臣舉能官者相國史公時掌院事以公名應公以親老辭史公曰昨見公務農桑敦廉耻諸疏剴切詳明今可以行其學矣初任山西渾源州令丁銀歸地畝而民困以甦平反韓當五人冤獄原審官以計陷公公曰豈可以五人命易一官爭之愈力卒以公所定結案上官以是重之調任遼州遼俗朴陋數十年無登賢書者公爲悉心培振自是科第相望有富人聞公之貧托州尉轉饋五百金公謝而却之其以艱

去也民遮道攀轅有泣下者曰吾好使君去矣服闋

補任秦州乾隆十九年大軍征討準夷安設臺站又
議辦協辦涇州以騾馬協濟會甯羽書旁午公爲條
敘部署而民不知有徵會之勞時相國劉公協督至
甘特疏薦之遂陞守甘州又值討回部兵務煩劇公
之所以經理措施者一如在秦州時制府黃公以公
可任調守安西安西爲新疆咽喉境域遼濶夷民雜
處屯田五十餘頃公令照內地改屯陞科而吏胥不
得侵漁公私便之以勞瘁卒於官民爲立祠而祀焉

公所歷凡三州二府在官二十餘年所至皆有能聲

惜乎不得大用而竟其施也然公之才猷亦可見矣
所著有庸寓齋詩集二卷文集一卷存於家

論曰余觀水經天息之山汝水出於其下流過郊縣
之南其山川盤紆鬱積土厚而泉深魁奇忠信才德
之士自古多生其間今觀公之博學而才思博洽
所以經理撫恤而入人之深者致人有流連慨慕之
思雖古之循良何以加焉嗚呼可不爲賢乎哉

明府趙靜菴墓表

陝西金容人
方伯

公諱含璋字崑璧號靜菴會大父諱欽大父諱大增
父諱秀先世禹郡人後自禹遷郊因家焉公賦姿穎
敏狀貌魁梧舉止端正見者知爲偉器篤于孝友內
外無間其天性然也中式康熙丁酉科舉人理工部
都水司事檢發四川以知縣試用時

朝廷新設查馬院巡視地方而川西酉陽司察本鐸等處
尙未盡歸流地要事劇關係尤重當事者難其任特
委公專理公示以德威區處盡善番彝咸服至今賴

之充乾隆戊午科同考官歷署彰明江油珙縣事屢
皆遠僻彰明又係新設公一以誠心經理興利除害
殆無虛日實按南溪縣知縣未至任以疾卒年五十
有六奉

旨給船隻驛夫送其喪三邑之民沿途攀泣者數日不絕
公歿後諸子貧窘幾無以自給食力治生皆能成立
天之鍊其心以續其世者孰謂廉吏果不可爲耶子
五長綸次泰次金聲庠生次元次勳已酉冬謀追作
墓表不遠千里問及於容維容忝列門下旣仰先生

孝誼而義又不可辭謹撫大略以刻於墓亦藉以表
予小子感慕之至意云